實賓錄

六

詳校官中書臣李　彤

侍讀臣孫球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實賓錄卷十三

宋　馬永易　撰

儒宗五則

漢王式為昌邑王師王既以罪廢使者責式何以亡諫書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反覆言之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涕泣為王深陳之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書得減死論為世儒宗

劉芳論曰劉芳超然獨立沈深好古博通洽識為世儒宗

唐元行冲為時儒宗

王播弟起姪鐸贊曰王氏儒宗一門三相

鄭餘慶傳曰鄭貞公愽學好古一代儒宗

名儒四則

孟子少學而歸母方織問之曰學何所至矣曰自若母乃以刀斷織子懼而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之斷

纖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遂成天下名儒
漢薛宣知翟方進名儒有宰相器
鮑宣好學明經哀帝以其名儒優容之
魏袁紹一見鄭玄嘆曰吾本謂鄭君東州名儒今見乃
天下長者夫以布衣雄世豈徒然哉

通儒 二則

唐太宗詔前代通儒梁皇甫侃褚仲郁周熊安生沈重
陳沈文阿周弘正張譏隋何妥劉炫等子孫並加引擢

後漢劉寵父丕博學號為通儒

腐儒三則

唐祝欽明與郭仙暉諂附韋后建議皇后為亞獻郊見上帝景雲初侍御史倪若水劾奏欽明仙暉腐儒無行以諂佞亂常改作百王所傳一朝隳𢲸於今聖朝中興不宜使小人在朝請斥遠以肅其人乃貶欽明饒州刺史

唐朱朴腐儒木强無他才伎道士許巖士出入禁中常依朴為姦利

五代漢劉旻初周太祖迎旻子贇於徐州欲以為漢嗣旻信以為然太原少尹李驤曰郭公舉兵犯順其勢不能為漢臣必不為漢立後因勸旻以兵下太行控孟津以俟變庶幾贇得立而罷兵可也旻大罵驤腐儒欲離間我父子命左右牽出斬之驤臨出嘆曰吾為愚人畫計死誠宜矣俄周太祖果代漢贇降為湘陰公而死旻慟哭為驤立祠歲時祀之

盜儒

唐李宗閔牛僧孺贊曰夫口道先生之語而行如市人其名曰盜儒僧孺宗閔方正敢言進既當國反奮私昵黨排擊所憎是時權震天下人皆指曰牛李非盜謂何

雄人

蜀劉章遣法正迎劉備劉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為害不可內也

可人

唐温造姿表瑰傑性嗜書然廞氣少所降屈不喜為吏

隱王屋山壽州刺史張建封聞其名書幣招禮造欣然言曰可人也往從之建封聞其名雖咨謀而不敢縻以職事

玉人 二則

後漢荀爽字慈明兄靖字叔慈或問許子將靖與爽孰賢子將曰二者皆玉人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

白氏六帖晉衛玠為洗馬時人號為玉人

半人

魏孟選字公悌博學有知人鑒識在荊州目龐統為半
人

狂人二則

漢東方朔為郎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悅也時詔
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汚數賜縑帛
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
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
左右諸郎伴呼之曰狂人

晉劉邁爲殷仲堪中兵參軍桓玄在江陵甚豪橫士畏之過於仲堪玄曾於廳事前戲馬以矟擬仲堪邁時在坐謂玄曰馬矟有餘情理不足玄自以雄才冠世而心知外物不許之仲堪爲之失色玄出仲堪謂邁曰卿乃狂人也玄夜遣殺卿我豈能相救仲堪使邁往下都以避之玄果令追之邁僅而免禍

寵人

周單襄公曰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

懼矣高位實疾顚厚味實腊毒

忍人三則

越太宰嚭讒伍子胥於王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

楚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令尹子上曰商臣蜂目而豺聲忍人也王不聽

前燕謝艾言於張華曰李逵不能殉身國難而背義叛君且右手過尺垂臂度膝豺聲忍人不可用也

賨人

秦併天下以廩君之地為黔中郡薄賦斂之歲出錢四十萬巴人呼賦為賨因謂之賨人焉

當塗旅人

唐范傳正為李太白碑曰晚歲渡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竟卒於此其生也聖朝之高士其往也當塗之旅人

三界傑人

法師諱節後周武帝屢有錫賜時陳國使周弘正入貢回欲即師問道帝召之對剖析深微抑揚三教弘正美而嘆曰此三界傑人非止二國之可仰而已

狂生三則

後漢仲長統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俶儻敢直言不矜小節語默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

袁閎少厲操行苦身修節築土室於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而已人以為狂生

禰衡裸身著衣擊鼓以辱魏武孔融勸往謝之衡著布單衣疏巾手持三尺梲杖坐大營門以杖捶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坐於營門言語悖逆請收案罪

弄筆生

祖君彥博學强記屬辭贍速煬帝立忌知名士調東都書佐檢校宿城令世謂祖宿城負其才常鬱鬱思亂後佐李密為之草檄乃深斥主闕密敗世充見之曰女為賊罵國足未彥曰跖客可使刺由但愧不至耳郎將王

拔桂曰弄筆生有餘罪乃燮其心即死

徵君 二則

任安少好學隱山連辟不就建安中讀史記魯連傳歎曰性以潔白為治情以得志為樂性治情得體道而不優彼棄我取與時無爭遂終身不仕號任徵君

五代前蜀許藉博通經史時江淮多盜藉自會稽因之南岳以茹芝絕粒自適漢南謂之徵君焉

賢者

魏管寧嘗坐一木榻上兩膝皆穿着布衣遼郡圖其形
於府殿號為賢者

真儒者

裴休位宰相能文章書楷遒媚有體法為人緼藉進止
雍閑宣宗嘗曰休真儒者

朝隱

魏夏侯湛東方朔畫讃曰邈邈先生其道猶龍染迹朝
隱和而不同云

充隱

晉桓玄將僭位以歷代咸有肥遁之士而已世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給其資用使隱居山林徵為著作郎使固辭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人名為充隱

真隱

宋何尚之為尚書令俄乞致仕於方山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俄而還攝職於是袁淑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為真隱傳以嗤焉

通隱

梁何點家本甲族人各貴仕而不簪不帶或駕小車或躡草履恣心所適既醉而歸時人號為通隱

庾賢

晉庾袞隱於林慮山言忠信行篤敬比及朞年而林慮之民歸之咸曰庾賢

老子

玄妙內篇經云老子之母曰無妙玉女娠老子凡八十

一歲逍遥李樹之下啟左腋生生而白首故號老子以李為姓葛洪仙傳云老子當文王時為藏史至宣王時為柱下史時俗見其久壽故號為老子又云老子之號因玄而出在天地之先無衰老之期故號老子或云老子欲西出關關尹知其非常從之問道術老子驚怪故吐舌聃然遂有老聃之云

黔婁子

黔婁先生脩身清節不求進於諸侯著書四篇言道家

之務號曰黔婁子

陽子

漢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陽子驂乘纖阿為御注云陽子伯樂也秦繆公臣姓孫名陽子

徹子

宋謝密字弘微叔混名知人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晦曜以文義賞會嘗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游瞻等才辭敏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

混特所敬貴號曰微子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辯未必能愜衆心至于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子

元子

唐元結初叅山南東道來瑱府瑱誅丐侍親歸樊上授著作郎益著書作自釋曰河南元氏望也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也世世業載國史世系在家譜少居商餘山著元子十篇故以元子為稱

嚴夫子

漢梁王始與羊勝公孫詭求為漢嗣鄒陽爭以為不可故見讒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註云先生枚乘夫子嚴忌司馬相如傳註云嚴本姓莊避明帝諱遂為嚴爾當時尊尚號曰夫子

蕭夫子 二則

唐蕭穎士文章學術俱冠詞林負盛名而湮沉不遇嘗有新羅使至云東夷士庶願請蕭夫子為國師雖不行

其聲名遠播如此又尹徵柳幷盧巽盧士式等皆執弟子禮以次授業號蕭夫子云

唐蕭鄴博學强識號蕭夫子擢進士第後拜相

韓夫子

唐韓翃有詩名羇滯貧甚有李生者與翃友家累千金負氣愛才其幸姬曰柳氏艷一時李生居之第與翃為宴歌之地而館翃於其側翃素知名其所候問皆當時之彥柳自門窺之謂其侍者曰韓夫子豈長貧賤者乎

遂通意焉李因以贈翃又資三十萬去

牛醫子

沈休文宋書恩倖傳論曰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

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

淨住子

齊竟陵王子良行狀曰貴而好禮怡記典墳雖䇿以物

役孜孜無怠乃撰四部要略淨住子並勒一家言懸諸

日月註云梵語菩薩此為淨住以如戒而住也是佛之

子故謂之子

浮休子

唐張鷟著朝野僉載自號為浮休子蓋取漢賈誼鵩鳥賦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云

知常子

五代吳越錢文奉武肅之孫為建武節度使好崇飾臺榭作别第及南園東莊皆積石為山環以竒花嘉木日與僚屬燕樂縱賓客分適園池間文奉羽衣乗白騾或

泛輕舟聞笑語則就飲盡歡自號知常子

豢龍子

唐彭城人劉軻慕孟軻為人秉筆慕揚雄司馬遷為文故著翼孟三卷豢龍子十卷左氏蔡墨云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昔有董父能擾畜龍以服事帝舜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豢龍之號蓋取諸此

周撞子

唐廣明中薛尚書能失律于許昌都將周岌代之朝廷務姑息因以節畀之其年王相國徽過許岌官已平水土矣開筵以待相國主禮甚隆獻酬既合相國謂岌曰聞貴藩有部將周撞子者得非司空耶何以致此號岌愧赧良久曰岌出身走卒實緼壯心每有征行不避鋒刃左衝右闖屢立微功故軍中有此號相國微笑曰當時撲落渦河裏可是撞不著耶岌昔為步將征徐方為賊所敗溺于渦水或拯之僅免故相國為是言岌不勝

慚拂衣而起相國暨賔客亦罷明日不辭而發出其境方授轡云

田家子

魏王經冀州名士甘露中為尚書坐高貴鄉公事誅初經為郡守繼母謂經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忌太過不祥可知矣經不能從歷二刺史司隸校尉終以致敗

鏩㩟子

蜀王先主微時於軍中同火幕有張卒忘其名曾與先主賭博以鐁刀橡打破先主頭時號張為鐁橡子他日先主忽思前事特授戎州刺史

赤軍子

五代南唐虔州妖賊張遇賢作亂皆絳衣時謂之赤軍子嗣主璟遣將討平之

老子 四則

晉庾亮鎮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

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飲詠終坐其坦率行已多此類也

晉蘇峻謀逆中書令庾亮不勝與温嶠推侃為盟主初先帝遺詔褒進大臣而侃及祖約不在其列侃約疑亮刪遺詔並流怨言亮懼於是出温嶠為江州以廣聲援修石頭以備之至是侃至潯陽既憾於亮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乃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

觀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君侯修石頭以備老子適反見求邪便談宴終日

晉應詹弱冠知名質素洪雅鎮南大將軍劉洪詹之祖舅也請為長史謂之曰君器識宏深當代老子於荆南矣仍委以軍政洪著績漢南應詹力也後為江州刺史平南將軍云

梁何點隱居不仕梁武與點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鹿皮巾并召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帝賜詩酒恩禮

如舊仍下詔徵為侍中將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辭疾不起復詔詳加資給

劉君子

蜀劉巴少知名魏尚書陳羣與丞相諸葛亮書號為劉君子

博物君子

魯昭公元年晉侯有疾鄭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

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
季曰實沈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
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

三君子 二則

唐盧懷慎李元紘杜暹傳史臣曰盧李杜三君子以清
白垂美簡書公孫弘之流也

唐韓愈為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曰南陽公
鎮徐州歷十二年而掌記者凡三人其一人曰高陽許

孟容今入為禮部郎中其一人曰京兆杜兼今為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曰隴西李博授秘書郎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閎辯通敏兼人之材者也後之人尚未知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

四君子 四則

唐貞觀中李元賓韓愈李絳崔羣同年進士先是四君子定交久矣共遊梁補闕之門居三歲肅未之面而四

賢造肅多矣靡不偕行肅異之一日延接觀等俱以文學為肅所稱復奬以交遊之道肅素有人倫鑒觀愈等既去復止絳犀曰公等文行相契他日皆振大名然二君子位極人臣後二賢果如其言

唐劉禹錫為吏部侍郎奚陟神道碑曰公為吏部侍郎言能審官者本朝有裴馬盧李四君子物論以公媲焉

唐杜牧冬至日寄小姪阿宜詩曰李杜泛浩浩韓柳摩蒼蒼近者四君子與古爭強梁願爾一祝後讀書日忙

忙一日讀千紙一月讀一箱朝廷用文治大開陟職場
顧爾出門去取官如驅羊
唐律大德上弘和尚初居弘州與姜相公輔顏太師真
卿暨本道廉使楊君憑韋君丹四君子友善提振禁戒
講四分律從善遠罪者無數
商君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事秦孝公
以富民强兵之術封之商於十五邑為列侯號商君

鄂君

漢高祖以殺項羽論功行封羣臣皆以曹参為第一鄂千秋時為謁者進曰曹参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上與楚相拒五歲失軍亡衆蕭何當從關中遣軍補其處上乏絶者數矣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亡山東何嘗全關中待陛下此萬世功也雖無曹参等百數何缺于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参次之上曰善乃

令何第一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待鄂君迺得明于是封鄂千秋爲關内侯

廩君

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皆事鬼神乃共擲劒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爲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衆皆歎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爲君餘姓悉沉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爲廩君

賢君

魏賈逵初為郡吏守絳邑長郭緩攻絳下之聞逵名欲使為將以兵劫之逵不屈將殺之絳吏民呼殺我賢君寧俱死爾緩乃囚逵土窖中以車輪蓋上使人固守將殺之逵從窖中謂守者曰此間無健兒邪而當使義士死此中乎有祝公道者憐其守正引出之

隱君

北齊李緯少聰慧有才學為尚書南主客郎緯前後接

對凡十八人頗為稱職父渾凡繪皆以才學顯鄴下為之語曰學則渾繪緯口則繪緯渾緯嘗逸遊放達自號隱君蕭然有絕塵之意

介君

吳介象通長生道吳先主甚欽敬之稱為介君

稷嗣君

漢以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史記欲以繼蹤齊稷下之風劉向以稷為齊城門名談說之士期會于稷門下

故曰稷下

積賢君

晉張駿拜凉州牧有計畧厲操改節勤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逺近嘉詠號曰積賢君

忠清君

北齊宋游道剛直疾惡如讎為御史中丞案兖州刺史李子正貪暴文襄於尚書都堂集百僚撲殺兖州人謂游道曰忠清君

穰侯

秦魏冉者昭王母宣太后弟也相秦有功封于穰號曰穰侯

揚侯

漢揚雄其先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揚氏或稱侯號曰揚侯

鄧侯

晉鄧攸為吳郡太守刑政清明百姓歡悅為中興良守

後稱疾去職郡嘗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乃以小舸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紞如打五鼓鷄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

應侯

晉應詹為南平太守王澄為荊州假詹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軍事天門武陵谿蠻並反詹討降之時政令不一諸蠻怨望並謀背叛詹召蠻酋破銅券與盟由是懷

詹數郡無虞其後天下大亂詹境獨全百姓歌之曰亂離既普殆為灰朽僥倖之運賴茲應侯歲寒不凋孤境獨守拯我塗炭恩隆丘阜潤同江海恩猶父母

忠臣 二則

齊有上書於景公云不知晏子何以為忠臣也公以為然晏子入朝公不悅晏子退而窮處耕于海濱堂下生藜藿門生荊棘七年國內分爭景公恐而復政

王凌為豫州刺史時司馬懿既誅曹爽加九錫凌以帝

幼制於强臣謀立楚王彪以興曹氏事露懿自率軍收之凌計無所出面縛見懿即以凌歸京師道經賈逵廟凌呼曰王凌大魏之忠臣惟爾有神知之至都鴆死懿尋寢疾夢凌為祟而斃

名臣

雋不疑漢之名臣於安平之代而劔不離身蓋君子之於武備不可已也

良臣

魯昭公元年晉侯有疾秦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于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臣矣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良醫也厚禮而歸之

諫臣

唐李景伯為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酒酣各命為回波詞或以諂言媚上或要丐謬寵至景伯獨為箴規語以

諷帝歌曰廻波爾時酒巵微臣職在箴規禮飲只合三爵君臣雜混非宜舉席爲帝不悅中書令蕭至忠曰真諫臣也

東國紲臣

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紲臣悪乎聞注云餓夫夷齊紲臣柳下惠

英雄三則

魏武帝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

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如何使者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武帝初為下邳太守與何無忌謀復晉室無忌謂劉毅曰桓氏强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强弱茍為失道雖强易弱正患事主難得爾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惟有劉下邳爾又帝謂孟昶曰草間當有英雄起卿頗聞乎昶曰英雄有誰正當是卿爾

五代周行逢少無賴坐法黥後據有潭州或謂行逢曰朝廷使者來必笑公黥以藥可去之行逢笑曰吾雖不讀書不聞英布去黥而王布英雄也吾何耻哉

盃酒英雄

白居易哭劉尚書夢得詩曰盃酒英雄君與操文章微婉我知君

姦人之雄 七則

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子貢曰少

正邪魯之聞人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失乎孔子曰
少正邪姦人之雄不可以不誅

朱博為丞相附麗傅晏奏免傅喜侯左將軍彭宣劾奏
曰博執左道虧損上恩結信貴戚傾亂政治姦人之雄

原涉專以振施貧窮赴人之急為務常率賓客為人治
喪事後人有毀涉者曰姦人之雄也喪家子即時殺言
者

漢杜業哀帝初上言安昌侯張禹姦人之雄惑亂朝廷

使先帝負謗海内

唐裴度為諸葛武侯祠堂碑曰玄德知人之明者倚仗曰魚之有水仲達姦人之雄者嗟稱曰天下奇才

漢鮑宣上書成帝曰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强可以獨立姦人之雄惑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

晉張華為相初趙王倫撓亂關中氐羌反叛乃以梁王肜代之或説華曰趙王貪昧信用孫秀所在為亂而秀

姦人之雄今可遣梁王斬秀割趙之半以謝關右不亦可乎華從之彤許諾秀友人辛冉言於彤曰氐羌自反非秀之為故得免死倫秀後誅華云

滑稽之雄

或問東方生名過實者何也曰應諧不窮正諫穢德應諧似優不窮似哲正諫似直穢德似隱請問名字達惡比曰非夷尚容依隱玩世其滑稽之雄乎

穿窬之雄

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誰謂不韋智者歟以國易宗呂不韋之盜穿窬之雄乎

器偉材雄

唐李晟封西平王史臣曰西平器偉材雄人望而畏出身事主落落有將帥之風

丈夫之雄

漢末吳郡太守盛憲字孝章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高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孔融善融憂不免乃與

曹公書曰孝章丈夫之雄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洪也俄為策所殺

一代之雄

晉桓玄為太傅大會朝臣畢集坐裁竟問王楨之我何如卿第七叔于時賓客為之咽氣徐答之云叔是一代之雄公是千載之英一座歡然註楨之徽之子第七叔獻之也世說傳云一時之標

桓玄聞劉裕起兵憂懼不能寢食或曰劉裕等狂惑事

必無成玄曰裕足為一代之雄何往無成
唐蘇味道李嶠贊曰房杜姚宋俱立大功咸以二族諱
為美風蘇李文學一代之雄有懟輔弼稱之定同

欽定四庫全書

實賓錄卷十四

宋 馬永易 撰

白丁

隋李敏字樹生美姿容善騎射工歌舞絃管開皇初周宣帝后樂平公主有女娥英妙擇婿對敕貴公子弟集弘聖宮者以百數公主選取敏禮儀如尚帝女後將特宴公主謂敏曰我以天下與至尊惟一女夫當為汝求柱國若授餘官慎無謝及進見上上親御琵琶遣敏歌

舞大悅謂公主曰敏何官對曰一白丁爾謂敏曰今授儀同敏不答上曰不滿爾意邪今授開府又不謝上曰公主有大功於我何得向其女壻惜官今授卿柱國敏乃拜而蹈舞遂於坐發詔授柱國云

私白

唐杜宣猷咸通中為福建觀察使是時諸道歲進閹兒號私白閩嶺最多後皆任事當時謂閩為中官區藪宣猷每歲時遣吏致祭其先時號敕使墓戶卒用羣中官

力從宣歙觀察使原註玉泉子云時號爲勅使看墓

隨使户

五代吳越傜允瓘之子鎮永嘉清謹自將温人舊苦徭役貧富同科傜至始置籍均之性清儉無所侵擾民以是悦慕數嵗加平章事移鎮姑蘇温人有携家屬以從者謂之隨使户出城之日民皆巷哭

老兵三則

蜀彭義仕蜀以事左遷江陽太守馬超曰卿才具秀拔

寧當外授小郡義曰老革荒謬可復道邪郭璞曰老革者皮色枯瘁之形裴松之以為皮去毛曰革古者以革為兵故語稱兵革革猶兵也義罵備為老革猶言老兵也

唐皇甫湜答李生書曰近世風教偷薄進士猶甚爭為虛張以相高自謾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為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為罪人矣書字未識偏傍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讀下視服鄭此時之

大病所當嫉者

五代荊南李昌方莊宗初有中國詔李昌入朝將行幕客梁震曰唐室反正有平天下心繕甲治兵以自固猶恐不保今去國千里餘入不測之淵公梁室勲舊安知不以仇敵相遇昌不從震謂人曰老兵此去得免是新朝無謀矣

神兵

唐崔寧世儒家為漢州刺史討吐蕃既薄賊城城皆累

石不得攻惟東南不合者丈許諜知之乃為地道再宿而拔拓地數百里敵皆驚以寧為神兵

家兵

朱儁為太僕光和中賊帥常山人張燕寇河內逼近京師於是出儁為河內太守將家兵擊却之

八都

五代蜀王建初從秦宗權征討有功宗權遣將王淑帥兵八千人從忠武監軍楊復光擊黃巢將朱温淑逗撓

不進復光斬之分其衆為八都以鹿晏弘等八人各將一部從下鄧州復光遂率八都收復長安

破柴都

五代後蜀趙崇韜累從征討有功周師來侵崇韜率勵將士行陣整肅士卒有黥其頰為斧形者號破柴都周師前鋒屢為崇韜所破

田舍漢 三則

唐太宗朝罷怒曰會須殺此田舍漢文德皇后謂帝曰

誰觸忤陛下帝曰魏徵每廷辱我常不自得后退而具
朝服立於廷帝大驚曰皇后何為若是對曰妾聞主聖
臣忠今陛下聖明故魏徵得直言妾幸備後宫安敢不
賀

婁師德以長者稱李昭德為内史師德為納言相隨入
朝師德體肥行緩昭德屢顧待不即至發怒曰叵耐殺
人田舍漢師德聞之徐笑曰師德不是田舍漢更阿誰
是

唐涇原兵犯闕朱滔稱冀王與田悅王武俊同逆賈林說武俊曰河朔無冀國惟趙魏燕爾今朱滔稱冀王則窺大夫冀州其兆已形矣若滔力制山東大夫須脩臣禮不從即為所攻奪此時臣滔乎武俊投袂作色曰二百年宗社我尚不能臣誰能臣田舍漢由此計定

鈍漢

司空頲唐僖宗時舉進士不中後去為羅紹威掌書記紹威卒入梁為太府少卿楊師厚鎮天雄頲解官往依

之師厚卒賀德倫代之張彥之亂命判官王正言草奏詆斥梁君臣正言素不能文辭又為兵刃所迫流汗浹背不能下筆彥怒推正言下榻詬曰鈍漢辱我顧書吏問誰可草奏者吏即言趙頎羅王時書記乃馳騎召之頎為亂兵刼其衣以敝服蔽形而至見彥長揖神氣自若揮筆成而言甚淺鄙彥以其易曉甚喜即給以衣服僕馬遂以為德倫判官

癡漢　三則

北齊裴諹之少有志節好直言文宣末年昏縱朝臣罕有言者諹之上書正諫言甚切直文宣將殺之白刃臨頸諹之辭色不變帝曰癡漢何敢如此楊愔曰望陛下殺以取後世名帝投刀嘆曰小子望我殺爾以取後世名我終不成爾名遣人送去

北齊文宣暴虐曾有典御丞李集面諫比帝有甚桀紂帝令縛置流中沈没久之復令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向來彌不及矣帝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

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漢方知龍逢比干
非是俊物遂解放之
唐鄭愔曾詈選人為癡漢選者曰僕是吳人也癡漢即
是公愔因令詠癡其人應聲曰榆皃復榆婦造屋兼造
車十十八十十九夜還書復借書

白癡

魯成公十八年晉厲公卒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
而立之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注云

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為癡者之候不惠葢世所說白癡

癡

晉王湛有隱德兄子濟嘗輕之以為癡見湛床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為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爾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不覺瀩然心形俱肅遂流連彌月累夜自視缺然

酒囊飯袋

五代武陵周行逢雖處藩鎮躬守儉素僚吏每以自奉太簡為言行逢曰吾常恨馬氏恣縱奢僭車服器用擬於乘輿後房姬妾不勝珠翠者迨千餘人諸院王子出入鞍馬僕從前後烜赫有及五七里者文武之道未嘗留意時人皆謂之酒囊飯袋及家國傾喪死溝壑者十有八九得非天道致罰而然歟若又效之非所以為子孫計也

行尸走肉

後漢任末學無常師每言人而不學則何以成臨終誡曰夫人好學雖死若存不學者雖存謂之行尸走肉爾

高手筆　按孔子

唐司刑司直陳希閔以非才任官庶事凝滯司刑府史目之為高手筆言秉筆支額半日不下故名高手筆又號按孔子言竄削至多紙面穿穴故名按孔子

戴帽餳

隋梁彥光為岐州刺史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大化

奏課為天下第一及為相州刺史如部岐州法鄯都雜
俗人多變詐為之作歌稱其不能理政百姓呼為戴帽
餳

格佞

宋武帝少事戎旅不經涉學及為宰相頗慕風流時或
談論人皆依違不敢難鄭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寬假與
帝言要須帝理本屈然後置之帝有時慙恧變色感其
輸情時人謂為格佞

墮疊

唐竇滈爲京兆尹有慘酷之名謂之墮疊

倿散騎

梁江革爲廬陵王長史時少王行事多傾意於籤帥革以正直自居不與典籤趙道智坐道智因還都啟事面陳革墮慠事好酒以瑯琊王曇聰代爲行事南州士庶爲之語曰故人不道智新人倿散騎莫知度不度新人不如故

作楚囚

東晉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顗中坐而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皆相視流涕惟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衆收淚而謝之

池水清

唐有韓仲者善飲博或經年忘其家多落魄于花栁間其妻怒甚或時自往驅趂而同歸常遊東川經年不歸

一日聚其徒挈飲妓而致幽會夜坐方洽妻領女僕潛

匿鄰舍伸夜會筵合揭聲唱池水清不絕其妻於腦後

一棒打落幞頭撲滅燈燭伸即竄入飯牀之下有同坐

容暗遭鞭撻不勝其苦然後遣二青衣把髻牽行一步

一棒牽至燭下乃知其非良人伸尚露頭潛飯牀下蜀

人大以為笑時革呼韓為池水清

附驥尾二則

伯夷叔齊傳曰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回

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

漢樊噲少以屠狗為事灌嬰睢陽販繒者也太史公曰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

萬人敵 二則

前秦張蚝膂力過人或曳牛苻堅甚寵之常致左右終為名將所在有殊功世稱鄧羌張蚝萬人敵

後周王傑本名文達少有壯志每以功名自許周文奇

其才嘗謂諸將曰王文達萬人敵也

肉飛仙

隋沈光少驍捷善戲馬為天下之最不拘小節䟴弛交通輕俠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值繩絶非人力所及光謂僧曰當為上繩因取索口銜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拒地倒行數十步觀者駭悦莫不嗟異時人號為肉飛仙仕為朝散大夫謀誅宇文化及語泄被殺

老傭

後漢初劉盆子居長樂宮臘日設樂大會盆子坐正殿中黄門持兵在後公卿列坐殿上酒未行其中一人出刀筆書謁欲賀其餘不知書者起往請之各各屯聚更相向背大司農楊音按劔罵曰諸卿皆老傭也今日設君臣之禮反更淆亂兒戲尚不如此皆可格殺

狂奴

後漢嚴光隱身不見光武三聘而後至司徒侯霸見之

語亦不答乃援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覇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

老奴 四則

胡奮女選入為貴人奮唯一子早亡及聞女為貴人哭曰老奴不死唯有二兒男入九地之下女在九天之上

宋趙倫之雖外戚貴寵而居身儉素性野拙澁於世事多所不解為護軍資力不稱以是見貶光祿大夫范泰

好戲笑謂曰司徒公闕必用汝老奴我不言汝資地所
任要是外戚高秩次第所至倫之大喜每載酒肴詣泰
齊表舊善圖寫人面與真無别時南康郡守劉繪妹為
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為齊明帝所誅妃追傷過切心
用恍惚遂成癇病醫所不療乃令舊畫王形像倂圖王
平生所寵姬共照鏡狀如偶寢容令媼妳示妃妃見乃
唾之因罵曰斫老奴晚於是悲情遂歇病亦痊除
唐文昌左丞盧獻第二女先適鄭氏其夫早亡誓不再

醮姿容端秀顔調甚高姊夫羽林將軍李思冲姊亡之後奏請續親許之兄弟並不敢白思冲擇日備禮贄幣甚盛執勑就宅盧氏拒關大聲詈曰老奴我非汝匹也乃踰垣至所親家截髮冲奏之勑不奪其志後爲尼甚精進

死狗奴

唐孫揆爲昭義軍節度使討李克用不勝被執克用厚禮將用之曰公輦當從容廟堂何爲自履行陣揆大罵

不屈克用怒使以鋸解齒不行捘謂曰死狗奴鮮人當束之以版汝輩安知行刑者如其言罵聲不輟至死昭宗憐之贈左僕射

六籍奴婢

唐劉蕡精於儒術嘗讀文中子忿而言曰才非殆庶擬上聖述作不亦過乎或問文中子於六籍如何蕡答以人望文中子於六籍猶奴婢之於郎主耳後人遂號文中子為六籍奴婢

老婢材

晉王敦病篤不能御衆命兄含為元帥率兵犯闕帝遣中軍司馬曹渾等擊含于越城含軍敗敦聞怒曰我兄老婢材自後門戶衰矣兄弟材兼文武者世將處季皆早死今大事去矣

奴賊

唐原州奴賊為寇丘行恭詰賊營手斬奴帥謂衆曰若皆豪傑也何為事奴乎使天下號曰奴賊衆皆伏曰願

改事公

憨獠

五代南唐劉玢不君其弟洪熙等陰遣陳道庠養勇士陳思朝等弑玢其弟晟立晟殺其諸弟及陳思朝等陳道庠懼不自安其友特進鄧伸以荀悦漢紀遺之道庠莫能曉伸罵曰憨獠韓信誅而彭越醢皆在此書矣道庠悟益懼晟聞之大怒斬之

高癩子

五代十國南平高氏據有荊南地狹兵弱介於吳楚為小國之主自吳稱帝而南漢閩楚皆奉梁正朔歲時貢舉皆假道荊南從誨嘗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而諸道以書責誚或發兵加討即復還之而無愧其後南漢與閩皆稱帝從誨所向稱臣蓋利其賜予俚俗語謂奪攘茍得無愧恥者為瀨子猶言無賴也故諸國皆目為高瀨子通鑑謂之高無賴

輕薄團頭

唐昭宗時翰林學士韓渥薦趙崇為相崇時為御史大夫梁祖嘗言於昭皇趙崇是輕薄團頭於鄂州坐上佯不識駱駝呼為山驢王遂阻三事之拜

乞活

晉東瀛公騰之鎮鄴也携并州將田甄等部衆萬餘人至鄴遣就穀冀州號為乞活

乞兒

陰生者長安渭橋下乞兒也常乞於市中人厭苦以糞

洒之旋見於里中衣不汙如故長吏試收繫著桎梏續在市中乞酒者之家室自壞長安中謠言曰見乞兒與美酒以免破屋之咎

銅山大賊

唐李義府相高宗晚以裒索為務金吾倉曹參軍楊行頴白其贓詔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與三司雜訊除名流巂州或作河間道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榜于衢原註譚賓錄云露布稱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

劫陵塚賊

五代梁溫韜為義勝軍節度使在鎮七年唐諸陵在其境内者悉發掘之取其金寶徙鎮忠武莊宗滅梁韜自許來降因令嬖人景進納賂劉皇后皇后為言之莊宗待韜甚厚郭崇韜曰此劫陵塚賊爾罪不可赦莊宗曰已宥之矣不可失信遽遣還鎮頃之受代歸闕久留京師親黨或憂其闕乏其子揚言曰使一裸體黄漢足了一年支費蓋謂劫陵所得金偶人也

老賊 五則

魏荀彧既死孫權以露布告蜀劉備聞之曰老賊不死禍亂未已

魏曹公下荆州劉琮舉衆降吳人皆恐咸請迎之獨周瑜請擊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爾今數雄已滅唯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遂敗之於赤壁

魏劉雄鳴者藍田人少以採藥射獵為事常居覆車山下每晨夜出行雲霧中以識道不迷而時人因謂之能為雲霧郭李之亂人多就之後詣太祖執其手曰孤方入關夢得一神人即卿邪乃厚禮之表為將軍令迎其部黨部黨不欲降遂刼反太祖遣夏侯淵破之雄鳴復歸降太祖捉其鬚曰老賊真得汝矣復其官

晉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真長見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作何桓曰我若不為此卿輩亦那

得坐談

北齊文宣帝以祖珽險薄多過帝數罪之每謂為老賊

白賊

宋張暢為安北長史魏太武南征至彭城暢在城上與魏尚書李孝伯語時太尉江夏王義恭鎮彭城孝伯曰魏主言太尉鎮軍久闕南信殊當憂邑若欲遣信當為護送暢曰此方間路甚多不復以此勞魏主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為白賊所斷暢曰君着白衣故稱白賊邪

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亦不異黃巾赤眉暢曰黃巾赤眉似不在江南孝伯曰亦不離青徐暢曰今者青徐實為有賊但非白賊

唐[illegible]與劉建鋒皆蔡州朗山人同里凡秦宗權黨散為盜者皆以酷烈相矜時通名蔡賊云

謄錄監生臣孫汝明